

从碑刻看云南与妈祖信仰*

萧霖虹^①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目前发现的明清碑刻资料,对云南与妈祖、云南与福建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云南妈祖信仰的状况进行考察探究。

关键词: 碑刻 云南 妈祖信仰

作者简介: 萧霖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妈祖亦称天妃、天后,最初是中国沿海区域崇奉的神祇。在清代,妈祖信仰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北方沿海地区和长江内陆地区得到深入传播。^①近年笔者在搜集云南道教碑刻时,发现了几通清朝时期天后宫(妈祖庙)碑记,从中可考证妈祖信仰传播到远离大海的云南边疆的历史状况,洵为可贵。兹略加排比分析,期望目前发现的这些碑刻数据,可以对云南与福建、云南与妈祖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云南妈祖信仰的状况进行考察探索。

一、长乐天妃宫碑:明代云南人撰写的妈祖信仰的碑刻

《天妃之神灵应记》,这是当今能见到惟一保存下来的亲历者详记郑和下西洋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妈祖信仰的较早碑刻实物。由于是明代云南人郑和撰写的妈祖信仰的碑刻,也由此结下了云南人与妈祖信仰的渊源关系。云南省博物馆至今保存着此碑拓片:^②

天妃之神灵应记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贄,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纪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圯,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道教经典的搜集与研究”(批准号 12BZJ033)阶段性成果。

① 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3期。

② 以上碑文内容,据云南省博物馆拓片录文。

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

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无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主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幹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鸵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贵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都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此碑立于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内，碑高 162 厘米，宽 78 厘米，文 1177 字，碑额的祥云图案之中是篆书“天妃灵应之记”，为明宣德六年（公元 1431 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立，所以，又称“郑和碑”。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小字三保，“郑”为明成祖赐姓。明代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生于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县昆阳镇）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其祖辈、父辈为元朝重臣，元初来到云南，被封“滇阳侯”，曾经远走天方朝觐，被尊称为“哈只”，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郑和入宫之后，深得明成祖朱棣器重，因为特殊的历史际遇，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至宣德八年（公元 1433 年）奉命率舰队七次下西洋，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创造了诸多世界航海历史的奇迹。

《天妃之神灵应记》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立于长乐南山天妃宫的，详细记载郑和下西洋史实：历次时间和前六次航海经历、宝船船只、人员编制、修船设备等，以及所历经诸国受到妈祖护佑及在长乐活动等情况。郑和下西洋，奉使统率舟师访问 30 余国，航程累计 10 万余里，除了使用海道针经结合过洋牵星术，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同时，在行前、沿途要祭祀天妃，平安归来后要感谢天妃。《天妃之神灵应记》中有关于他在航程有遇险而受到妈祖庇佑的记载。如碑云：“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着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

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碑末注明“稽首请立石”者是正一道住持杨一初，而且，碑文亦载：“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備，金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可见当时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旁，建有佛教庙宇、道教三清殿，由正一道道士住持宫观，说明了长乐南山的宗教系统多样。

这通碑刻对于研究妈祖信仰和郑和航海史的学者都异常熟稔的。笔者查阅了晋宁县地方史志、访谈了当地道士，除了在郑和故里晋宁的“郑和公园”纪念馆和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有此碑拓片之外，至今在晋宁县暂未发现直接记载妈祖信仰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妈祖信仰相关的祭祀场所。

二、连城天后宫碑：清代云南人在福建撰写妈祖庙碑记

云南人在福建任职者不多，有明朝万历年间任福建省监察御史的李元阳^①、崇祯年间任连城知县的台汝砺^②、清乾隆年间泉州府通判朱国垣^③等等，留下有关妈祖庙兴造碑记的，目前仅发现道光年间的连城知县凌光斗。凌光斗，号焕北，清朝云南永善县副官梁村里大沙坝人（今云南绥江县中城镇），祖籍江西长宁。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戊辰恩科举人，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以大挑一等分发福建，后任汀州府连城县知县，并历署顺昌、古田等知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十月覃恩，敕授文林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歿于连城。^④

重建天后宫劝捐序：^⑤

神者何，聪明正直，所以理人间吉凶祸福之事，而扶造化阴阳之所不逮也。世之祀神明者，常祀巨灵至显，天下所群奉之神，尤喜奉其一方所诞降之神。盖神之笃，生于其地，信于耳目者既真，而其道术灵异，验于一方，惠泽必周，其崇而奉之也，亦倍肃。闽之天后圣母，恩不仅施一隅而普于天下，功不在草野而著于朝廷。其于闽省生灵，尤不啻父母之于赤子，一切痾痒痛苦，莫不仰诉而吁求之，故应之也，亦捷如影响。历宋、元、明以来，国家俱有封典，至本朝屡着灵验，亨祀益隆。然封爵既尊，而庙貌规模不宜狭小。福建省连城县连邑城东，神殿昔日非不壮丽，年久为风雨剥蚀，今邑人士，金欲革故而鼎新之，更增造后殿崇祀天后父母于两廊，则尤加敞焉。第为费不貲，非万余金难免掣肘之患。邑中士庶久托悒悒，谅无不乐意而捐输者，将见画栋雕甍，神灵妥侑，愈锡福于无疆矣。况于一邑形势风水之说，复大有所裨益乎。余忝莅兹土，均荷神庥，因敬弁数言，为合邑捐输者劝。

此通《重建天后宫劝捐序文》刊出之后，连城县城东的天后宫重建状况如何，现已无法考评。只知凌光斗文才优异，著有《仰星亭》、《制艺小题塾课》、《文川课士篇》、《沆瀣集》、《米阳杂咏》诗文稿行世。^⑥也多有为官观重建而写的诗作。^⑦另外，与凌光斗同时期的云南蒙自人曹士桂，在清道光年间曾任台湾鹿港、淡水同知及台湾知府，他在台湾任职时撰写了《宦海日记》，稿本至今珍藏于云

①（清）郝玉麟修：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一《职官二》，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李中溪家传全集》（云南丛书本）卷八《重修感通寺记》：“嘉靖辛丑，不肖归里，乃续先君之志。”

② 张绍碧编著：《云南临安府进士谱》，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③（清）查枢纂修：（嘉庆）《永善县志略》卷二《科目》，清光绪年间抄本。

④（清）查枢纂修：（嘉庆）《永善县志略》卷二《科目》、《封典》。

⑤（清）查枢纂修：（嘉庆）《永善县志略》卷二《艺文》；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序号491。

⑥（清）查枢纂修：嘉庆《永善县志略》卷二《科目》。

⑦（民国）钟灵撰：《绥江县志》卷四《艺文·诗文略》，上海古籍书店据民国二十六年稿本套印本。

南省博物馆。^①这是曹士桂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从隆庆《泉州志》中辑录的“天后考”内容,当时他正因闽浙总督刘韵珂的赏识,“以干练精明,有佐治才,密保道衔,提升台湾(知)府,甫及官政。”^②这是云南籍在台湾的任职官员对妈祖的记录和认知,由此可以看到妈祖不断被神化,在宋、元、明、清四代不断被加封的历史过程。

三、蒙自天上宫碑:清代福建商人在云南兴建妈祖庙碑记

蒙自,地处云南南部,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贲古县,属益州郡所辖24县之一。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置蒙自县。明代以来,大量汉族军民官商移居蒙自,外地文化也大规模进入蒙自。明清时期,蒙自是云南与越南贸易的枢纽。清康熙年间,江浙、湖广等省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屯、出仕、流徙、贸易等途径迁入蒙自,有文献载: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蒙自境内汉族有607户,2593人,^③各地移民纷纷建立会馆,这是他们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的神灵和乡贤的重要场所。以下这通《福建天上宫》碑刻,即是福建移民在蒙自经商、兴建妈祖庙的历史记录:^④

盖闻国家之建朝貌所以崇有德,朝廷之明祀事所以报有功,我朝春秋祀典,纪载昭然,而崇祀圣母其尤著者也。粤考圣母诞于宋建隆元年,越雍熙四年而道成,嗣后屡显神通,护国庇民,实迹于宋、元民间封典,殆不可胜数。及我朝定鼎,益着神功,康熙时大将军万正色克复金厦门,靖海侯施琅征剿台湾,钦差海保册封琉球,俱蒙神灵显佑,加封天后,敕命各省建立庙宇,照例春秋致祭,雍正时护国有功,加封“天后圣母太后元君”,乾隆时德惠生民,赐匾额曰“德孚广济”,嘉庆时显应安澜救赐匾额曰“显诚赞顺”,其间褒封崇祀,至于普盖九天,天上圣母,呜呼!至矣。然而圣母之神,感灵通不独为功于国也,凡陆居水行之民,一有祷求无不如响,斯应而吾闽属赤子沾神庥,利赖焉。溯自康熙五十年间,有堂伯聿宁、卢公定进由闽来蒙贸易,于斯厥后熙熙而来,攘攘而至,派衍铺号,几间愈觉殷盛。于乾隆三十五年,各醺金构会,共四十八人,年年生息。并抽厘金于圣诞日,捐金敬祝以崇祀,典至甲辰生息渐多,入季者愈,积银三百八十有余,始议买分司街张姓房宇一所,即为设位祀祭,是亦报功崇德之意也。乙巳岁予家严聿万旋里来迎,请圣像至庙升座,是年捐金八十两,接买张、李两姓地基,再后嘉庆六年修建正殿,坐落壬山,丙向,费使五百余金,又并建立土地祠焉。斯时之规模渐觉宏壮,可观矣。迨丙子岁,予堂兄己隆复倡斯举,约齐同乡捐金六百有奇,再修中殿,增设两厢,于是栋宇嵯峨,干霄耸翠,堂哉皇哉,巍然一大观也。然其致此之由何?莫非诸先公倡始于前。诸同人善承于后之力乎,行见神灵默佑无疆。惟休三多,可庆万福可臻矣,兹当告竣,予恐世远事湮。因备述鼎建始末,以垂诸永久焉。至若扩大而增修之则,又深望后之君子,蔚起而善为也。予媿无文,谨以是为序。

闽汀永邑弟子简廉敬镌。简钟干校书。

大清道光八年岁次戊子。

从此通碑文内容来看,清朝初年妈祖受到春秋祀典。福建商贾自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来蒙自贸易,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由48名同乡成立福建会馆,共叙乡谊,同籍集会,“各醺金构会”,年年生息,“并抽厘金于圣诞日,捐金敬祝以崇祀”。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积银

① (清)曹士桂撰,云南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② 同上,第114页。

③ 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6页。

④ 政协蒙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蒙自文史资料》(第七辑),第269—263页;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序号505。

三百八十有余,便购房设位祭祀。第二年,“请圣像至庙升座,是年捐金八十两”购地建庙。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由福建籍在蒙自的商贾、大户、乡民共同募资、捐地兴建福建天上宫。道光初年,蒙自福建天上宫的规模,除正殿之外,并建有土地祠、中殿、两厢房等建筑。可见当时妈祖信仰不仅是国家政令加封,勅令各省建立庙宇,进行春秋祭祀,而且,闽籍移民也普遍侍奉。

四、腾越天后宫碑:清代福建官绅在云南兴建妈祖庙碑记

据笔者对明万历《云南通志》的内容进行统计:明万历四年^①(公元1576年)之前,出任云南官职的福建人有100名左右。明清以来,从地方志书可以看到,除前面提及的福建商帮兴建的蒙自天上宫^②之外,也有福建籍在滇地方官吏倡导修建的妈祖庙,如:昆明丽正门外校场的福建会馆^③、盐津县上滩中街的天后宫^④等等,目前,寓目的仅有腾越天后宫的两通碑记:

重建腾越天后宫修观音阁记:^⑤

天后圣母者,生籍闽南。在国初灵迹异着,天下咸崇奉之。乙丑秋,余来牧腾阳,遍谒祠庙,未之见也。因语州尉华公曰:“境内庙宇多矣,独无天后宫,未免阙焉。”华君曰:“唯唯。腾地极边,闽人罕至,将欲鸠工庀材,创实难也。”余因瞿然,曰:“诚如华公言,今日可谓适逢其会矣。吾乡壁峰赵大都督为州总镇,而公与余皆闽人。而闽去腾万有余时,一时革桑梓者三,得非圣母默感之灵所致耶。公莅斯土矣,其举有可以藉手成功者,以告余。”公曰:“前康熙间,先有同乡述庵许将军者,为州总镇。时惠爱军民,乐善好施,曾就州属五保之观音阁左侧,建天后一宫以奉之。今日久圯,其首事移佛像、牌位于大殿,故趾犹存。苟因其地重建之,诚一举而三善备焉。”

余闻之赵都督,喜甚,遂于宣讲圣谕之暇,临其址而商之。五保绅首饶彰、周存懿、王美量等,亦欣然乐从。即建大殿,而殿之左为天后宫,右为灵官殿。大殿奉大士药师、太阴、太阳,左奉天后、右奉灵官。其灵官殿内,翁公、许公长生禄位遂合而为一,俾常住僧四时供奉。又将阁之面排铺地,并为数店铺,权其息以资香火。余惟是捐资以助,而赵都督、华州尉并同文武官绅、士庶,均乐捐助,遂不旬日而告厥成焉。

噫!是举也,殆天留胜地以待先后闽人,而得就此地官绅、士庶之积资,以为阁、为殿、为宫。其许公惠爱乐施之灵耶,亦大士慈悲感应之灵耶,而圣母安澜降福之灵耶。是为记。

嘉庆丙寅陬月上浣之旦吉。

修建天后宫三圣殿碑记:^⑥

腾城西南隅有宫殿墓址焉,旧矣。余莅斯土,与清雪祥都督游,因得悉其始末。原都人士起丛滚积,亦颇难异。经数十年始有是举,诚善举也。然何以始之者善,而终之者未尽乎?缘资费不供,人心不一。天下事,始勤终怠,大率如是耳,余于斯加意焉。及询所以奉祀之、神之,适与余志相合。感应之理,信不诬矣。于是众志同乎,具呈请款,奈以培修。至殿宇辉煌,功需旷日,此非盈千累百,不能就绪也。清都督极力赞成,中衡府张司狱亦从旁怂恿,余乃捐廉大修之。更得管

① (明)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纂修刊印时间。

② (清)王锡昌辑:(宣统)《续蒙自县志》卷三,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据清宣统间稿本影印。

③ (民国)顾视高纂:《昆明县志》卷四,1943年铅印本。

④ (民国)陈一得编修:《盐津县志》卷三《舆地·寺庙》,据1947年稿本传抄本。

⑤ (民国)李根源撰:《永昌府文征》卷十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0页;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序号457。

⑥ (民国)李根源撰:《永昌府文征》卷十四,第2504页;萧霁虹:《云南道教碑刻辑录》,序号520。

事、各乡耆争先踊跃，不日告成。大门阁则奉魁星，前殿则遵特旨敬祀天后，后殿则奉三教圣真，在右则奉文、武夫子。两厢、朝房、楼苑俱备，庙像庄严，焕然一新。复念有寺无僧，终归无寺；有僧无供，卒亦无僧。更立案：按月自厅署发给香灯银二两，住持米五斗，以为永远之计。

夫读圣贤书，凡祀典所不载者宜弗信。独兹宫为历代所崇拜，有非寻常可比者。愿后之守土君子暨都人士，缺者补之，废者修之，继继承承，咸相卫护。则神灵降福，当可永荷天庥矣。是为记。

道光十七年，岁在丁酉，小春月上浣。

前者是清嘉庆十五年（公元 1806 年），腾越州牧许亨超撰写重建腾越天后宫碑记；后者是清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 年），腾越同知王燮撰写再次修建碑记，总兵清勋等立碑。他们均为福建在滇任职官员。这两通碑刻资料记叙了腾越天后宫的建制沿革、历史变迁。腾越，即今天的腾冲，地处云南西部，南方丝绸之路通向东南亚各国的最后一站。自汉以来，便是南来北往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军事驻兵之地，明朝初年由江南、湖广、四川一带屯垦边地的移民进入腾冲，后有少量的福建、广东人陆续迁入。妈祖信仰与福建人同行，天后宫也因有福建人而世代不断重建。

五、小结

综上所述，云南发现的这几通妈祖信仰碑文资料非常珍贵，其中，“长乐天妃宫碑”、“连城天后宫碑”反映了郑和、凌光斗等云南人的妈祖信仰，“连城天后宫碑”、“腾越天后宫碑”呈现了妈祖信仰在云南的历史状况。妈祖崇拜自宋代在福建产生，由福建各地尊奉的地域性神明，成为海内外华人普遍信奉的神明信仰，妈祖信仰是伴随着福建移民的迁徙而传播，也随着历朝历代的福建移民传到云南，由上述碑记分布地点看，滇东、滇西、滇中、滇东北均有妈祖庙的兴造、重建，云南许多地方都有以神缘关系为纽带，以寺庙为中心，建立了福建人在云南的神明崇拜的精神场所。云南妈祖信仰的碑刻，不仅是中国道教、民间宗教研究的地域性材料，也可拓展为中国移民历史与道教历史研究的新资料。

（责任编辑 李志鸿）

（上接第 61 页）

既有弘法和教育方面的探讨，亦有寻根、朝圣和观光旅游等活动，还有佛教文化艺术的交流。同时海峡两岸佛教交流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缘特色和法缘特色。就地缘特色而言，沿海地区（闽台）交流频繁。福建和台湾，隔海相望、近在咫尺，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优势，是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①就法缘特色而论，两岸佛教交流过程中以同宗同源的交流尤为频繁。台湾佛教以法鼓系为源头，以禅宗为主，同时盛行观音信仰。两岸佛教交流过程中法鼓系之间、禅宗之间以及观音信仰之间的交流十分密切。两岸佛教交流必然增进两岸信众的相互了解和互信，随着两岸佛教联系越来越紧密，星云法师所期待的两岸佛教一体化愿景正在成为现实。而佛教的交流 and 一体化将为两岸和平共处，并最终实现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易 轩）

① 圣辉：《山含瑞气，水带恩光——两岸佛教交流历程及其重要作用》，南普陀在线，2012 年 2 月 29 日：http://www.nanputuo.com/nptzt/hxlt/v_lw.asp?mid=167